



医药学院 610 2 12040442

孙原 著



风马牛

中

梦境走马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医药学院 610 2 12040442



梦境走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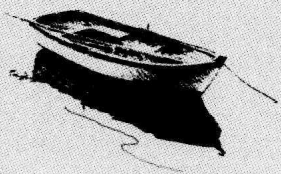
孙原 著

题 记

梦，抑或梦想，是思想和愿望的化身，是人类超越现实羁绊的美丽向往。美国文豪杜鲁门·卡波特说：“梦是心灵的思想，是我们的秘密真情。”诗人海子，更有“以梦为马”的诗句传世。他将梦想托为骏马的意向，以梦为马，让心灵不停歇地驰骋在自由的境界。

生命何其短暂，且皆被物质和世俗所羁绊，但无论山川之间、尘世之间，皆有理想之梦境可探、可感。惟其如此，人类的心灵可以超越时空，自由飞翔。

天
寧



通往禾木的鲜花山谷

农历年就要过去。过去一年行脚万里的我，在去过的地方中，哪儿最值得激动和回忆？不是美国的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也不是中巴边界的帕米尔高原，更不是邻省以白墙黑瓦黄花著名的婺源山乡……记忆中最让我的心狂跳不止的，是新疆喀纳斯通往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的无名鲜花山谷。

鲜花山谷，这个名词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一个虚幻。它是在金庸大师描绘的侠侣们结庐深山的练功处？是在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旅途中？有时似乎是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章节里；而隐隐约约，又是在童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舅舅并排躺着、倾听大自然天籁之音的漫漫花冈……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我在新疆北部喀纳斯通往中国仅存的三个蒙古图瓦人聚居乡之一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的途中，见到了撼动我心灵的鲜花山谷。

当汽车盘旋至仿佛伸手可以触及的、极度透明感的雪山豁口，便开始无数个急弯的回旋下降。就在我来不及适应犹如乘机着陆的瞬间高差反应，车子跨过一道湍急的水流，然后拐过一处崖角……眼前豁然开朗——

天！即便是魔幻大片《指环王》亦无法比拟眼前的人间仙境。

竟有如此巨大宽广的山谷。

竟有如此曼妙的漫山遍野的花海。

齐腰高的乳白或浅黄色的柔美花儿顺着线条优美的山坡起伏，一直延伸，如似漫漫直到天的尽头。

我们仿佛一下子就跌落进花海，前后左右全都是鲜花的世界……这惊人的美丽扑面而来，那一刻我张嘴失声。

一匹枣红马埋着头吃草，骑手却不知何处寻觅？

山冈的顶端，该是游弋着仙子的吧？见到我们这群世外蛮人闯入，或许撅嘴生气了，飞升而去？

鲜花们并不浮躁出艳俗的美色。花海中，大部分都是淡淡的白，或淡淡的乳黄——那是一种叫“独活”的花儿。

独活，多么美的名字。高达三四千米的海拔，众芳何处寻觅？可不就唯有这耐寒和朴实的“独活”啊。

间或也有小片的紫色领地，那便是人们说的柳兰了。高贵的紫色群落，在阳光下明明暗暗，与漫山遍野的素淡黄白，倒也和谐，仿佛野性山谷的原居民里来了较为活泼的一群紫衣舞者。

云遮过来，山谷倏忽间转暗。

就有山风顺着山谷拂来，便听见花们在“你推我挤”争相表白，抑或便是它们在唱属于它们自己的歌了？

风肯定听懂了。顺着山冈起伏的小路，也听得懂。

而我们，无法懂得它们的歌。

我要离开鲜花山谷了，要回到另一个世界——我们的世界去。

专家说，这也许是中国最后一片净土。

哦，我不能带走这漫山遍野的鲜花，但我能带走记忆。

以及那些花们唱给我们的、似懂非懂的歌。

梦幻禾木

如果要在新疆寻找蒙古族的千年遗梦，就来禾木草原吧。

出发前我知道，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位于喀纳斯河与禾木河交汇处的山间断陷盆地，海拔大约 1124~2300 米。行政管理上，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隶属布尔津县，是中国西部最北端的乡。禾木喀纳斯蒙古族乡是新疆喀纳斯地区民族传统保存最完整的蒙古族图瓦人集中生活地，下辖禾木、喀纳斯和白哈巴三个中国仅存的图瓦人村落，全乡 1800 多人中，图瓦人占了 1400 多人，其余是哈萨克族人。他们的木屋散布在山地草原上。

从喀纳斯去“中国西部最北村”禾木村，大约有 60 多公里，没有班车，只能包车前往。

进入禾木村，首先进入视野的，是那一栋栋图瓦人特有的小木屋，以及山坡、河畔悠闲的牛马群。所有的木屋，有着陡峭的三角形屋顶，板墙似有半截埋在土里，每家门口，也都有圈养牲口的粗大围栏和储存物品的土木墩包。全村的木屋彼此排列成阵，很容易联想当年蒙古汗国排列有序的马队。

村里的图瓦人几乎家家都从事旅游业。他们为我这样的远方客们，提供游览村背花山草场的马匹租赁、餐饮和小百货。在我的镜头里，图瓦人黧黑的蒙古族圆脸和细长眼，每一位都是那般充满了善意。孩子们，则是一点不认生，在镜头前笑成一朵又一朵花。村民们鲜艳的衣着，随处可见的大马力时尚摩托车，让我明白今天的禾木人，没有被这个时代落下。

这个静谧的傍晚，我骑着马，缓缓走在开满黄白色和紫色花朵的山冈，闭着眼睛，沉静在“马蹄簪花”的梦游中。然而贪心的我，依旧遗憾此刻并非禾木的最佳季节。在那些摄影大师的镜头里，禾木的秋季和冬季，有着更加奇幻的美丽。那金黄中夹着亮绿的秋境，或是大雪覆盖下，全村房舍、道路勾勒出“童话积木世界”的白冬的禾木，是多么的迷幻。

夕阳下，路边一片奇特的原木架构群落，吸引了我的目光。牵马的老乡告诉我，这便是图瓦人死后的归宿地。原来图瓦人天年后，亲

人们会将逝者以蜷缩的坐姿安放在大土坑中，他们认为，这是取自人出生时最原始自然的姿态。土坑上方，则用原木料架空围叠数层，类似某种木质的矩形格子。这种用泥土与原木陪伴逝者的方式，是对大自然何其亲近的回归。我想，图瓦人用最质朴的轮回的思维，诠释着世世代代生命繁衍不息的真谛。

在禾木村北的坡顶，可以俯视禾木村以及禾木河的全景。

禾木此刻掩映在黛色的原始林带里，深蓝色的河水似玉带缠腰。

四下里，漫坡丰美的牧草几乎要藏匿了牛群。放眼望去，牛群们皆不见首尾，只露出一弯弯金黄色的脊背，仿佛许多金黄色的独木舟，漂浮在茫茫草海。

此刻，我又一次迷失在温暖的梦境里。

行走峨眉

从雷洞坪的路边小店买了硬藤木手杖，我的峨眉山徒步之旅正式开始。

系紧登山鞋的鞋带，将毛衣脱去塞进登山包，再将两肩的束带拉紧，让身体与背囊浑然一体。这就是我要的行者的感觉。

峨眉的石阶路，千人踩，万人踏，不知承载了多少佛道信徒的愿景，和恋爱之人的相互鼓励。

路不很宽，但很干净。上上下下，忽左忽右。而惊喜就藏在这蜿蜒如同没有尽头的山路上：你刚刚拐过一个逼仄的石崖，虽无路之出却豁然开朗，你就如同站在云端，看脚下云层开锅般的翻滚；从小石桥的外侧探出头去，看到的不是溪涧流水，而是万丈深渊。

从峨眉山巅步行下山有两条路。一条 100 多里，一条 60 余里。两条路沿途皆有峨眉众多寺庙和风景。当然可以乘车下山，理由很充分：很久没有步行这么长的距离，脚力可否？到时候双脚磨出大水泡，定是没有人相扶的。

可是步行的诱惑太大了。上山时，是按规定乘坐峨眉山专用区间车，经历 50 公里的漫长爬坡“爬”上来的。倘若也是乘汽车沿着 50 公里原路下山，偌大的峨眉，怎能体味它巨大腹地的真面目？

好吧。就选择 60 多里的这条下山“近道”。

在雷洞坪不远的黑色崖石下，碰见一对小夫妻，问我登顶还有多远。他们告诉我，昨晚两人夜宿在海拔 2000 多米高的洗象池客栈里，早上也“幸运看到日出”了。我告诉他们，前面不远就快到了，此处离接引殿的索道站只有三四里路。年轻漂亮的妻子，冲着她清瘦的男人，娇嗔地笑了一下。

下到海拔 2500 米左右的白云寺附近，一位峨眉清洁工指着下方绿丛中看上去触手可及的红墙告诉我：那就是洗象池。可是等我下坡、下坡、再下坡，连续下坡 40 分钟，才好不容易从一对路边歇脚的印度女子口中得知，洗象池就在我前方的石崖后——这才是“望山跑死马”啊。

一屁股坐在地上查阅地图，原来刚才经过的大段青石板路，叫做“连望坡”和“罗汉坡”。

绕过石崖，一只白狗仿佛事先约好似的，在海拔 2073 米的洗象池边，摇着尾巴与我四目相对，眼神温柔无比。

我看到古老的天花禅寺的山背升腾起团团白雾。古寺的大红墙在上午湛蓝的天色下倒映池中，呈现出一种近乎失真的绚丽，却又恰好烘托出一个千年训喻：洗象池的名字，来自普贤和尚从西域骑象东来的故事。那圣贤，曾在这明澈水池边为他的坐骑白象洗尘。后人谓，普罗众生若在此静心洗濯，当可一去凡尘，照见佛心了。

再往下，峨眉路便完全没在了浓雾之中。

1800 多级石阶的“钻天坡”，很多地方几乎快要直上直下。石阶、石阶，走不完的石阶。当年这么多厚重的条石阶，山民们究竟怎样千辛万苦抬上如此高海拔的陡坡？千百年来，峨眉山数百里纵深各处的佛道庙观，其间的交通，就是靠着这数不尽的青石路彼此连通，一切礼佛修行之需，全靠山民们背负肩扛进山——便如昨日在金顶附近遇见到的几位背夫，那样的一步三喘，而仍然一步一步地向前。如今，即便山脚通往山顶的索道站、雷洞坪以及沿线少数寺庙已经有了公路，但峨眉山腹地不通公路的许多大小庙观，仍然依靠众多背夫驮运物资。

在一个拐角处，一位年纪 60 开外的矮小老爹，用木杖支撑着高过头顶的背篓歇在路边。我问：您老这是要把东西背到哪儿？老人也许顾不上听清我说什么，喘着气，并未回答。是啊，货物具体背到哪儿，有何不同呢？如此高龄的老人尚要来挣一份背夫的工钱，还不足以让我闭嘴吗？

无穷尽的石阶，在脚下蜿蜒、再蜿蜒……好像一辈子要走的石阶路，这个日子全都集中在脚下。小腿肚也已经快要抽筋了。大约因为冬季的寒冷，著名的峨眉猴群无缘见到，只有零星的一两只老猴，在路遇的寺庙一侧，等待路人的食品。

喝几口冷水，啃上几口玉米棒子充饥，双腿越来越沉重。我知道，每次歇脚都不能太久，只能让几近痉挛的小腿肚缓和一下，就要起身继续行走，否则就会越来越想歇息。然而，峨眉的幽深和博大，就这样在坡连坡、山连山的盘旋“转山”中，从无法想象的虚无，渐渐变为充盈大脑的立体感受。

峭崖山色，依远近而深浅，林木竹海，依海拔而疏密。这边才是一树红叶如火焰燃烧，那边又是不知名的黄菊在路边相拥盛开。云聚云散，天穹开阖。人或为蝼蚁，爬行于崖壑之间，销魂于雾霭林间。俯仰之际，山，就这样在你的心中了。

就连路遇的各色人等也颇让人猜想：两位老太太、一个高个子老

外和他的中国翻译、一家子操着粤港口音的爷孙三代七口人，一群衣着鲜亮的时尚青年男女……每个人探访峨眉的目的不同，心中的祈愿也自是不同。彼此友好地笑着招呼，都是虔诚的行路人呢。

下午1点，下到1500米左右的长老坪。在路边小店吃饭的时候，与一位在此歇息的清洁工大妈寒暄，问峨眉山扫路人的报酬如何计算。大妈答：“一个人负责5里长短的山路。一个月上半个月的班，月工资420元，也就是干一天28元钱。”问：“为什么一个月只上半个月的班？”答：“村里的其他人也要做这个工啊，分着做。”

健谈的店老板一旁告诉我：峨眉山海拔1020米的万年寺以下，才有村落。山上的所有清洁工和背夫，路边饭铺、食杂店主，都是山下几个自然村的村民分工上山来做。我想起，上午途经的好几个饭铺食杂店，都是只有一位女性独自待客。偌大的峨眉，这些高海拔的路边店每天早早就开张迎客，店主们不可能是清晨才上山来的，难道她们竟然就单身夜宿在这大山深处？那么每当静夜时分，林涛呼啸，她们都能安然入睡么？

但愿我是多虑——只有这些峨眉的当地百姓们，他们才是世代真正了解和感激峨眉，并且真正将家族和生命，与峨眉融为一体的人们。

下午二时许，下到海拔1020米的万年寺。万年寺原名普贤寺，

竟然是很奇特的西域风格建筑，昭示这里是峨眉山真正的宗教圣地：它是峨眉山主祀的普贤菩萨主道场，也是峨眉山规模最大的寺院。

寺中最为珍贵的，是仿印度热那寺形式建筑的无梁砖殿，上为半球形的穹隆顶，下面为正方形，所谓“天圆地方”。据说，峨眉万年寺，是藏族佛教徒每年冬天会来汉族地域朝拜的少数寺庙之一，而且他们只拜普贤菩萨。原来峨眉山在藏族佛教经典中以“象山”而负盛名，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有诗句“像大象卧在地上的山，是汉地的大象山”。相传，普贤菩萨是被藏民族奉为“德行第一”的八大菩萨之一，而曾经对佛教传入藏地做过贡献的第二十七代藏王拉托托日年赞，被后人视为普贤菩萨的化身。所以，藏区的藏民们，特别礼敬普贤菩萨。

腿乏力竭地到达五显岗停车场时，已是下午3点。终于走完60余里下山路的我，此刻从背囊取出峨眉地图，第一次惊奇地发现，峨眉山总体山形，真的浑似一头巨大的大象。

刹那间就想起那句话——大音无声，大象无形。